

在二等病房裡

夢千沙

那年我先生病重，我整天心神不屬，常常無端地打爛杯子盤碗。一天上午，我雙腳在打蠟地板上向前一滑，整个人斜着跌下地，碎的一聲，彷彿被人從高處擲下，心裡想這一跤跌得可慘啦！果然，我整個人非但像被跌斷，痛得動彈不得，而且連呼吸也受到了阻礙，昏眩中，由家人打急救電話，請救護車來送我入醫院急診室。

香港只有公立醫院有急診室，私家醫院沒有急診室，又規定只有政府公務員和家屬，才可以住入頭二等病房，一般與香港政府無關的人，只能住三等病房。

我在急診室裡照了X光，因為脊骨骨損裂，要留下住院，所以就被送上了樓，進入了一間三等病房。

以前我曾經多次在這種病房中探望生病的朋友，但自己住進去，却還是第一次。明知住入這種病房的滋味不好受，但是，沒有辦法了，而且三等病房有一個好處，沒有治療，都不用在什麼什麼，醫藥費一概不用操心，人只要躺在那裡，便可以了。

我真是名副其實的躺在那裡，一動都不能動，但是手還能寫字，腦子也還很清醒。我在家裡的管錢人，為預防自己不測，所以連忙寫了一張銀行的提款單，把我儲蓄戶口裡所有的錢，都交女兒準備全部提出，轉存入她的名下，使家中不致因我有事而動用這些錢不得；至於其他的事，我就暫時不去多想了。

那時我唯一的念頭是：人生真是難以預測的，原來我很健康，只愁先生病重會死，心膽俱傷。不料自己這麼一跌，

病房裡，我也受到檢查，我自己想是凶多吉少，因為感覺上不僅是外傷，還像有嚴重的內傷。我的肚子裡面，好像全給瘀血塞住了，脹得要命，呼吸又困難，十分恐怖。

病房裡面很亂，在我隔鄰病床的一個女病人，更是分分秒秒都在叫喚。但我都無心理會了，只有默默地念着「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」，靜待命運的安排。

原來人在面對可能降臨的死亡時，是會這麼鎮定的，這真超出了我平時的想像，我一向以為自己是一個對死亡充滿恐懼的人。

我當然一夜沒有闔眼，因為我平時就是一個不容易入睡的人，何況在這種地方，這種狀態。

這是一間統制式的女病房，住著幾十個病人，自然的左右鄰居，都是女性。這護理士工人也是，只有巡房的醫生例外。

所有公立醫院，所有巡房的醫生旁邊，都會跟着幾個實習醫生，醫生把病人的X光照片舉起，讓實習醫生仔細觀看，他還指着它詳加講解，因為這樣，我對鄰床病人的病況，也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

我們這一排全屬骨科病人，由我數起，右邊一連幾個，都是自己不小心跌傷的，只有一個是被腳踏車撞傷，但是個個的病都不輕。住進來的這些人，除了我以外，一個個等著要動手術。

那被腳踏車撞傷的女士，原來傷得並不重，但因為當初沒有好好看西醫，而只看跌打醫生，所以就攔腰了。她看跌打醫生的時間太久，沒有作正確的治療，直到她自己對跌打醫生絕望以後，才轉看西醫。她一隻小腿的筋骨，已經往上面衝，黏合了大腿骨，影響膝關節的活動，所以治療的方法，要以手術把她的腿拉開。

這個拉開的手術不算是大手術，更不需要全身麻醉，所以可以在房中施行。特製的鐵架，為她豎立起來了，特製的繩子以及鑷子什麼的，都到了。手術一開始，我即使按着耳朵，也會聽到鑷子鑽骨頭的聲音，就像在鑽木似的，很響很響。醫生把她膝上膝下的腿骨，都鑽了個大洞，大洞對穿而過，紅色的血液，白色的粉紅色的骨髓都一起流出，看了令人心驚。粗繩子穿過洞去後，分別拉緊，綁到鐵架子上，用它們兩個腿骨拉開。

半天了，血液還在流，骨髓還在淌，她也還在呻吟。腿吊起了，動彈不得。她所受的這種手術，就表面上看起來，真像是一個惡人在受地獄裡的苦刑。這個被鑽的女子，年紀六十多歲了，

她經此一來，身體無疑會受到很大的損傷，但這是她自取的。她說她天天都離家出去打麻將賭錢，被腳踏車撞傷這件事，就發生在她去赴賭途中，這可以算得是一種報應。

我左邊隔鄰病床上，是個年輕的女病人，她比右邊的那個女病人，更要慘上一百倍。

她是被汽車撞傷的，全身上下，除了臉以外，無處不傷，她整個人都被綁住在床上，鼻子裡塞滿管子，身上用下一個個玻璃紙袋，渾身纏着紗布帶。她住院多天了，一直都不能施行骨科手術，因為她仍發高燒，醫生要等她燒退了才替她開刀。由於高燒，她整天都作着噩夢，那些噩夢和呻吟混在一起，聲浪很大，永不停歇，誰要想不聽，也辦不到。她更在把這一生中所做的機密事情，反覆陳述，彷彿一個罪人，正在受刑中反省。

她的丈夫真可憐。他非常愛她，每天還沒到探病時間，他已守在門外，整個探病時間，他都楚楚地站在妻子的床前，悽苦地望著她，而他所作的陳述，却一句句都是傷害先生的話。

她說她本來不要嫁這個男人，但是，只因他有錢，所以儘管他令她看了要作嘔，她也嫁了給他；她嫁他，不是嫁他這個人，是嫁他的錢，她可以今天向他要五十，明天向他要一百，他會自己不吃不喝，供她享受。她說他真像一隻豬，打他罵他，也不會發怒……

更不堪的是：她其實有一個情人，她很愛他，她向丈夫拿了錢，都是偷偷和情人在一起享用的，而他們的錢，也全是情人所生，而她的丈夫，竟完全不知情！

(上)

三十七道品講義序

釋證嚴

證嚴一介緇衣，成年披髮；愧得人身，復現僧相；日所思考者，生命無常，八苦交煎；目所睹者，業海漫漫，都無恃怙；復以掩靜花蓮之僻鄉，為報四恩，欲範古德自利之先於利人，乃創精舍，立百丈之規，自給自渡；於佛道之外者，以棉薄之力，從事「濟貧救富」之餘行，得我道法侶之赤忱關護，使「慈濟大業」巍然聳現於太平洋之濱；邇來於拯救生靈病苦之醫院揭幕之次，勞碌於救世法界與領眾修行之間，特於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日起，假精舍清晨為諸出家與在俗從事慈濟事業之初機佛子，以「三十七道品」為題，闡述大乘修行法門要義，至十月十日圓滿。除錄音之外，今復記錄成文，由本會台北慈濟文化中心編纂結集，與錄音一併流通，以供諸道侶一窺佛法門徑。

證嚴於內典入門未深，所述皆粗文略義，所謂聊備一格耳，比之先賢講經論道，決幽闡微，發人之所未發，何敢僭越？特以隨緣所見所聞，與內典相印，發揮法義而已。

「三十七道品」亦云「三十七助道品」、「三十七道諦」、「三十七覺支」、「三十七菩提分」、「三十七要行」、「三十七修持法」……詳分則為三十七項修持要目，為佛法基礎名相與助道之精要，乃初學者不可或缺之知識，其原典則出於「大毗婆沙論」(九十六)、「俱舍論」(二十五)、「雜阿毗曇心論」(八)、「大智度論」(十九)等諸大論中，為大乘佛法初期施設之入佛階次，今講文俾以成書，盼我門大德先進，吾師吾侶，有以教焉，有所得焉。謹序聞世因緣。

釋證嚴 於花蓮精舍 民國七十七年八月一日

法門千萬重行力

茗梓楊

佛法之所以不同於一般世俗的學問，即在於：它除了高深的理論之外，還特別講求「行」。一個人學佛是否得力，不在於「空理」知道了多少，而在於當道境或誘惑現前之時，能否將一顆心「安住」不動，或是稍動即止。而許多佛門的高僧大德，之所以能受到如此高度的崇敬，即在於他們除了講經說法，度眾生之外，大多能做到十分，只說三分。有真謙遜者，則往往在他人問起修行功夫時，只笑答「慚愧」二字。

時代雖然不斷地進步，但是許多人對於行人的要求，卻仍然保持在古代的標準：希望「行」能夠超凡脫俗，不食人間煙火，不沾一點世俗氣。但是一旦若是太「超俗」了，又有可能被人認為不事生產，不切實際，是社會的寄生蟲。這些固然說明，入心的要求是極為複雜的，想要事事做得使每個人都滿意，是不可說的事。但是對於一位學佛者而言，却一定要確定一個觀念，那就是：在婆娑世間的眾多事相上，一定要「有所為，有所不為」。此即所謂在入涅槃前，教示大眾「以戒為師」的緣由所在。

而目前青年學佛，蔚為風尚，這固然是令人感到可喜的現象，但是在欣喜之餘，我們這「佛」的「先入門者」更應捫心自問，除了佛理的宣說之外，我們能否在法門的實踐上做個好榜樣？因為年輕人大多是非常熱情，尤其是宗教的狂熱，很容易使他們把七起者看成偶像，而有一種種種「高估」。譬如，曾有天真的少女學佛者，在談論到早她兩年學佛的某位學長，就說：「他學佛這幾年，應該早就沒有我執了吧？」而至於那些在講堂上宣說義理，轉妙法輪的法師、老師們，豈不更該早就解脫生死煩惱，篤定可以往生了？越是如此「高估」，則一旦有朝一日發現，這些前輩們竟然還在七情六慾中牽扯不清，有的甚至酒色財氣都沾惹一些，豈不是要宣告偶像破滅，甚至對佛法的信心都要產生動搖了？這種誤認，固然有待修正，但對我等學佛已有一段時日者，却是一項重大的警惕。

王日休居士的龍舒淨土文中，有句話說：「庸人稍知佛理，世必目之為善人」。一個人一旦被冠以「學佛者」的頭銜，不論他是否已經皈依，慈悲與智慧即成了必然而應該之事。在佛法的認知上，有高深的造詣，固然是令人欽敬，但是最重要的，還是要從「力行」開始。否則布施的道理說得再好，稍給人佔點小便宜，則立刻顯得「如割身肉，深生痛惜」，或是在行事上處處予人刁難，連一點點違反了四攝法「布施、愛語、利行、同事」的基本原則，要如何令人感到佛門的慈悲無礙、智慧深廣呢？

各位同修！願大家都能將佛法從根本做起，千萬不要落得「三歲娃兒道得，八十老翁行不得」之譏！

請念：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

杜陵窮板橋

姚白芳

花亦無知，月亦無聊，酒亦無靈。
把天桃斫斷，煞他風景；鸚歌煮熟，佐我杯羹。
焚硯燒書，椎琴裂畫，毀盡文章抹盡名。
榮陽鄭，有慕歌家世，乞食風情。
單寒骨相難更，笑席帽青衫太瘦生。
看蓬門青草，年年破巷；疎窗細雨，夜夜孤燈。

杜陵窮板橋，這是一首千古難得的頌，因為發這個願的杜少陵是個窮詩人；窮得需要負薪拾柵，窮得三餐不繼。雖然他深知窮人的苦，但是也只能長歌當哭，寄情紙上。空有一腔悲憤，無奈無錢買大起廣廈。如果發這個願的是陶朱或當朝的廟堂之士，或許這個願也得圓。

無獨有偶，一千年後七品縣令鄭板橋；他長處窮困，淹塞宦途。加上老父病故，獨子餓死，妻子消亡。亦貧亦病，孤老無子，人生到此，天道寧論？因他長處窮困，連獨子也是活活餓死。所以曾刻一恨不得填滿了普救債「一印石一方，為普天下三餐難繼的窮人請命！」他的一闌沁園春，道盡遺恨自悲之意。且看那「橫塗豎抹千幅，墨點無多淚點多的詞句：

沁園春(恨)
花亦無知，月亦無聊，酒亦無靈。
把天桃斫斷，煞他風景；鸚歌煮熟，佐我杯羹。
焚硯燒書，椎琴裂畫，毀盡文章抹盡名。
榮陽鄭，有慕歌家世，乞食風情。
單寒骨相難更，笑席帽青衫太瘦生。
看蓬門青草，年年破巷；疎窗細雨，夜夜孤燈。

少陵願千年未償
板橋寒萬古難消

杜甫，這個離亂詩人，半生間關寇盜，飄泊遠遊。好不容易輾轉流亡至四川成都，才有個歇腳處。在朋友的接濟下，也只有茅廬一間聊以避風避雨。但是一陣秋風怒號，連茅頂也被狂風吹去。冷雨無情，屋漏處處。多年的破冷硬得如冰似鐵，這能禦寒嗎？漫漫的長夜風雨交催，連求一宿安眠也成奢望了。人生到此淒涼否？在這陰風冷雨的秋夜裏，他發了一個大願——

安得廣廈千萬間
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

但是，這是一個千古難償的願，因為發這個願的杜少陵是個窮詩人；窮得需要負薪拾柵，窮得三餐不繼。雖然他深知窮人的苦，但是也只能長歌當哭，寄情紙上。空有一腔悲憤，無奈無錢買大起廣廈。如果發這個願的是陶朱或當朝的廟堂之士，或許這個願也得圓。

板橋固然幽恨滿紙，但溫厚的書生，除了長吁一兩聲外，要不然就是「背人獨自問真辛」；除此也只有取百幅黑墨紙，將淚點寫在紙上了！

他那一腔一恨不得填滿了普救債「永遠空自遺恨；因為天下蒼生餓餓無告的何其多？君不見！秦北荒邊，越南劫後，甚至在這湛藍天空下的台北城——在那高樓的陰影下，在那熙攘的人潮裏，在這華麗麗人的外表中……：跪伏了多少卑微的生靈；他們在殘喘、哀泣，黯然地接受造化的戲筆。

為什麼沒有一個當道的父母官，或是一個富可敵國的大賈發像杜甫和鄭板橋這樣的願呢？看來自稱「風塵俗吏」的鄭板橋，和自甘凍死的杜少陵也只有含淚高呼「青天萬古終無情」了！